





情非_下
我愿

*I would like
to love*

爱如繁花，美时绚烂，败落凄凉，情是纠缠，爱恨悠长，难分难舍。

情非 我愿 ▶ 下

湖垞垞 作品

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情非我愿 (上、下) / 湖坨坨著. —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5. 4

ISBN 978-7-5511-2283-2

I. ①情… II. ①湖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63130号

书 名: 情非我愿 (上、下)

著 者: 湖坨坨

策 划: 张采鑫

责任编辑: 于怀新

特约编辑: 翡 翠

美术编辑: 许宝坤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封面设计: 龙 梅

内文设计: 曾 珠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5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9×1194 1/32

印 张: 20

字 数: 700千字

版 次: 2015年7月第1版

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2283-2

定 价: 49.8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第一章
宽路亦相逢 /001

第二章
彪悍死党 /016

第三章
输钱的最高境界 /034

第四章
亲，你被表白了 /052

第五章
果子差点被咬了 /068

第六章
一片混乱 /083

第七章
不是英雄也救美 /099

第八章
躺着也中枪 /115

第九章
那一刀的风采 /130

第十章
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/144

第十一章
有人在等你 /158

第十二章
她把自己给卖了 /172

第十三章
丢掉炮弹，吃掉糖衣 /191

第十四章
上京，伤心的城 /205

第十五章
离自由有多远 /220

第十六章
结婚证在前，婚礼在后 /236

第十七章
血型是个谜 /253

第十八章
复仇女神的进化之路 /270

第十九章
只惊，不喜 /286

第二十章
我要和你一辈子 /301

第二十一章
两个人的婚礼一个人的恨 / 319

第二十二章
蜜月的蜜 / 333

第二十三章
从你的手心走出 / 347

第二十四章
有一颗眼泪叫沉默 / 359

第二十五章
每个人都有个结局 / 371

第二十六章
瓜娃子的三巴掌 / 391

第二十七章
形似神不似的女人 / 405

第二十八章
花花手段 / 422

第二十九章
坏蛋，坏蛋 / 434

第三十章
价值六亿的消息 / 446

第三十一章
浑蛋，浑蛋 / 463

第三十二章
你是我的命 / 477

第三十三章
传说中的失忆 / 493

第三十四章
病号的优势和权利 / 505

第三十五章
见与不见，都是悲喜 / 520

第三十六章
雷小米，你个卖肉的 / 551

第三十七章
绑着炸药包拜访你 / 565

第三十八章
谁杀了谁 / 581

第三十九章
瓜娃子的遗传基因 / 599

第四十章
幸福骗婚 / 612

番外
/ 617

尾声
/ 627



曲江山去见父亲，看见他闭着眼睛躺在竹椅里听京剧，一副悠闲之意，原本紧张的心顿时松下来。他不相信父亲不知道外面的消息，既然知道还这么淡然，说明他不反对。

“爸。”他在曲一湘身边坐下。

曲一湘睁开了眼睛，淡淡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继续听戏。

“爸，我跟您说个事。”

“说吧。”

“靖天已退出北宇，现是靖昆担任总裁。”

“嗯。”曲一湘脸色不变，声音不变，像在听天气预报一样。

“您就不说点儿什么？”这种反应太淡然，让曲江山心里没底。

“只要日后你们不后悔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”

“爸，我知道您看重靖天，只是靖昆也挺好，以后您能看到的。”

曲一湘没搭理他，跟着戏曲哼起来。

曲江山沉默半晌，又开口了：“爸，还有个事儿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靖天执意要将常笑送进监狱，碧宁愿意将正天的一块地转让给北宇，仅仅希望靖天手下留情。”

“这话为何跟我说？”

“靖天现在天天守着那个女孩子，谁也见不到，谁的电话都不接，他最听您的话，我请您出面说个情。”曲江山语气愤愤。

曲一湘缓缓摇头：“她打掉我的曾孙，我怎么会去说情？”

曲江山脸色一变，他的曾孙正是他的孙儿，可他正在说情。

他有些困难地说：“那个女孩子品行不好，以后靖天找个好女孩成家，给您生个大胖曾孙。”

曲一湘笑了，满脸皱纹如菊花一样开放：“你说不好的，必定是不错的，因为啊，你的眼光极少正确过。”

曲江山脸涨成紫色，有些恼羞成怒：“爸，您怎么能这么说呢！”

他想起曲靖天离开董事会说的那句话：我的眼光比起你的，不知要好多少倍。

“你走吧，以后不要来这儿了，更不要拿外头的事来问我，我老头子可没几天活头了，只想自自在在过完这辈子。”

曲一湘站起来，走到阳台，拿起旁边的水壶给几盆花草浇水，阳台上挂着一个鸟笼，笼子里养着一只漂亮的鹦鹉，见有人进来，眼珠子滴溜溜地转，嘎叫两声：“你好，你好。”

“你好，你好。”老爷子呵呵笑着，捡了几颗鸟食，伸到它嘴边。

身后，曲江山站立半晌，一肚子的话说不出，最终没敢打搅老爷子一个人的快乐，悄然离开。

上京城里，有一件事正在被大肆议论、宣扬——曲碧宁、常迪夫的女儿常笑围殴孕妇，继而引起曲碧宁的正天和曲靖天的北宇两大集团对抗。而后北宇召开董事会，将曲靖天从总裁位置上拉下来，由其弟曲靖昆接任。下位后的曲靖天不肯罢手，从香港请来王牌律师莫非凡，坚决要告倒常笑。曲碧宁为救女儿，请了国内有名律师一个团跟曲靖天对抗，但情况不容乐观，常笑十之八九被判刑三年以上。

叶果果眯着眼睛坐在阳台的吊篮里养神，秋日的阳光黄灿灿的，照

在她身上，使得她整张脸整个人看起来有些恍惚，像幻境一般。

曲靖天端着鸡汤走过来，见此情景，突然有些心悸。他站到她前面，挡住了那缕阳光，像是要生生将她从幻境中拉回来一般：“来，喝汤。”

叶果果坐直身子喝汤，因为她不喝，他就用嘴喂。

楼下电话响了，用人上来喊：“曲先生，电话，他说他是曲江山。”

“不接，以后，凡是这个人的电话都不接。”曲靖天给叶果果擦嘴唇，头也不回地吩咐。

可是不一会儿，用人又上来喊：“曲先生，电话，她说她是金佳妮。”

金佳妮？曲靖天眼睛里寒光一闪，胆子不小，竟然在这个时候找上门来。

他冷冷一笑，接了电话，电话里金佳妮声音哽咽，请求原谅，说她真的是无意，让叶果果去金辉大厦是无意，跟常笑说起叶果果的下落更是无意，她不知道会成这样，她愿意弥补过错。

曲靖天阴森森地笑了：“你打算怎么弥补呢？”

“我愿意随时随地听候你的调遣。”金佳妮说得斩钉截铁。

“那你就等着调遣吧。”曲靖天挂了电话，回头对叶果果说，“就凭她跟常笑通风报信这条，法律判定不会重，所以暂时留着她。果果，你说，这人怎么处置才解气？”

叶果果沉默。

电话那头，曲夫人眉头紧皱，金佳妮心中略略松了口气，曲靖天这么说，就意味着不追究她了。

“我担心的是他要怎么调遣你。”曲夫人沉思。

金佳妮才落下去的一颗心又悬起来，这种命运被捏在别人手里的感觉太难受，她的缓兵之计缓得眼前一时，缓得过以后吗？

曲靖天坐到叶果果面前，拉起她的手：“等把眼前这事了结，我们去度蜜月，你想想，最想去哪里？”

叶果果面无表情，语气淡然：“一张假结婚证，你还把它当真了？”

“它不是假的，它是经过你妈同意的了。”曲靖天认真地说。

叶果果抬起眼睛，终于不再平静。

“当初在榕城，我私底下见了你妈妈，请求她把她女儿交给我。”

曲靖天说起那时的事，“你妈妈想了很久，最终答应了，她说她已无力照顾你。”

只不过曲靖天压根想不到，所谓的无力照顾就是她要追寻丈夫而去。

叶果果眼红了，原来妈妈早把她托付给了别人，难怪这么狠心抛下她！可是妈妈，你怎么就能肯定眼前这个野兽一样的男人能照顾好我！

“我没点头，它还是假的！”叶果果声音里有了起伏，强忍着没让眼泪流下来。她不得不承认现实的残酷，她再不愿意，结婚证也扯了！

“你是我的，这点无法改变，多一张结婚证对你没坏处。”曲靖天无视她的怒气，手摸摸她的脸，叶果果头一扭，避开那只手。

曲靖天嘴角一勾，生气总比麻木好，看样子，以后，他得习惯她的生气。

这时用人来报，有客来访，来人叫常迪夫。

“不见。”曲靖天手一摆。

“对方说他找叶果果小姐。”用人低头禀告。

曲靖天原本想说叶果果小姐也不见，话到嘴边，又咽下了：“果果，你想见吗？”

“为什么不见？”她这些天一直被拘在屋里，没见过一张陌生的脸，眼前这张脸，看得生厌！

一辆奥迪开进别墅，一个中年男人走出车子，他身材高大，面容严肃，走路却不紧不慢，带着儒雅。

阳台上的叶果果眯起了眼睛，这个人，她见过，在襄南一家饭馆里的楼梯拐角处，在电视上。

常迪夫已在客厅等候，当他看见叶果果从楼上下来时，眼睛里满是震惊，一下站了起来。

“你是卫英？”常迪夫明明记得她的自我介绍——她叫卫英，她妈妈叫陈娟。

“我还叫叶果果。”叶果果点点头。

旁边，曲靖天心中流过疑惑。

“那你母亲？”常迪夫有些激动。

“我母亲叫赵如景，她已经去世。”

“赵如景！如景已经去世？”常迪夫身子微晃，气息有些不稳。

“是的，我爸去世，我妈日夜思念，怕他孤单，怕他没人说话，于是跟着去了。”叶果果平静地叙述。

常迪夫跌坐在沙发里，脸色苍白，双目失神，双手紧握成拳，身子微微颤抖。

“跟着去了？”他喃喃自语。

一会儿他回过神来，仔细地看叶果果那张脸，眉毛，眼睛，鼻子，然后目光落到她手上，纤细、小巧，十指纤纤，指头圆润，像个艺术品，精致、玲珑，手背上能隐约见到细小的青筋，给人一种怜惜之感。

常迪夫紧紧地看着，眼前这张脸、这双手，和记忆中的一模一样，那么年轻，那么美丽，却又那么倔强。往事浮上心头，历历在目，如此清晰，却又如此悲伤。

曲靖天微微皱眉，将那双手握到自己手里，紧紧包住，另一只手揽着她的腰，贴向自己，像在宣布某种主权。

常迪夫回过神来，收回眼神，尴尬一笑：“你不但脸长得像你妈妈，一双手也像。”

“是啊，我爸也这么说。”叶果果坦诚地说，“不过你今天来找我，是想谈这些的吗？”

常迪夫似是才记起此行的目的，他有些艰难地开口：“我是常笑父亲，很抱歉她给你带来这么大的伤害，我恳请你撤去诉状，我会尽我所能来补偿你。”

在那一瞬间，叶果果只觉得周身血液凝固，她只顾去查曲碧宁和正天了，竟然漏过了这么一大条消息！

常笑父亲？常笑父亲！她不知不觉手紧握成拳头。

曲靖天感觉到了她的紧张，轻声抚慰：“果果，有我在。”

叶果果镇定下来，在常迪夫对面坐下：“原来你就是正天的后台老板，怪不得前些日子铺天盖地的新闻这么快就平息了。”看来她得注意力度了，“只是，我为什么要撤诉呢？她难道不应该为她的行为负责吗？”

常迪夫满脸惭愧：“她是应该为她的行为负责，只是她年纪还不大，

我相信她会从中得到教训，请你给她一个机会。”

教训？叶果果冷笑，雷小米给的教训还不够？

“年纪不大？是不够判刑吗？那恭喜常先生，你女儿顶多就是劳教几年而已，出来后仍然一身洁白，像白莲花一样，没有污点。”

常迪夫暗叹一口气，这个女孩跟她妈妈一样倔强，不甘屈服。

“常笑今年二十，已够判刑。只是就算她被判刑，也挽回不了对你的伤害，相反，她的妈妈会因此而恨上你，果果，你就饶她一回吧。她一出来，我就送她出国，绝不让她再出现在你面前。”常迪夫恳求，不知不觉间称呼变了。

“你是在借正天总裁的身份威胁我吗？”叶果果冷漠一笑，“让她来吧，我就怕她不来。”

正好新账旧账一起算！

常迪夫没再说话，怔怔地看着她，眼神复杂。最终，他起身告辞，在上车的那一刻，他回过头来，静静地注视叶果果几秒，然后关上了车门，车子缓缓驶向院外。

叶果果的视线掠过那个车牌号，一怔，随即眼睛眯起来，慢慢陷入沉思。

曲靖天做好一切准备，静候常迪夫的反扑，可出乎他的意料，常迪夫没有任何行动。一个星期后，法院宣判，常笑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刑四年。

金佳妮并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，因为她只是无意中在电话里提了一句叶果果的去向。

常笑不服，上诉，可惜无力回天，维持原判。

开庭那日，曲靖天牵着叶果果来听证，在法庭上见到了曲碧宁和常迪夫。曲碧宁面容憔悴，却不失高贵，她冷漠地看了曲靖天一眼没再回过头来，常迪夫一直看着叶果果，略微动容，他已知道了很多事情。

在法庭上，叶果果见到了一个很久不见的人，楚年风。见她望过来，他微微一笑，朝她点点头。

曲靖天皱眉：“那人是谁？”

“师兄。”

判决落下，常笑大哭，几度想朝曲碧宁扑过去：“妈，救我，救

我，我不想坐牢！爸，我保证以后听你的话，不再出去惹事了，救我，我好怕！”

曲碧宁冷着脸，眼泪却止不住地流出来，常迪夫没有往日的严肃，伤心地劝慰常笑：“笑笑，四年很快，好好改造，争取减刑，出来后还年轻。”

常笑绝望了，大哭大喊，转而看见曲靖天，更加伤心了：“靖哥哥，救救我，不要把我关进去，我知道你能做到，你一定能做到，我那么喜欢你，你就救救我吧！”

曲碧宁脸都扭曲了，大喝一声：“给我有点骨气！你不知道就是他把你送进去的吗？你喜欢了一个六亲不认的魔鬼！你进去好好活，妈妈一定想办法把你救出来！”

常笑在哭喊的绝望中被带走，曲碧宁和常迪夫匆匆离去。

叶果果走出法院，看见院子里站着楚年风。

“果果，下个礼拜天是我订婚的日子，希望你能来参加。”他双手递上一张精致的请柬。

订婚？叶果果眼睛里闪过疑惑，打开了请柬，只见楚年风的名字与一个陌生的名字并排，并不是钱梦梦，她疑惑地看向楚年风。

“我和她分手了。”楚年风知道叶果果在疑惑什么，随即解释。

钱梦梦进入大四后，楚年风给她找了一家不错的实习单位，却不想钱梦梦和该单位的领导好上了，抱到大腿的钱梦梦向他提出分手。楚年风已经对钱梦梦心生反感，毫不迟疑地答应了。恰好这时院长牵线说媒，对方是副院长的女儿，楚年风在见过女方一面后同意。

爱情只是一个人的传说，婚姻是两个人的互惠，她喜欢他的才气，他喜欢她的家世。

楚年风订婚那日，叶果果没到，因为曲靖天不让她去。原因只有一个，他看楚年风不爽。紧接着，曲靖天向媒体宣布了他们的婚讯。

这一消息，让曲江山暴跳如雷，曲夫人看了一眼金佳妮低落的面孔，细声劝慰丈夫：“算了，他什么时候听过你的话？他早已不把自己当曲家人了，不然，怎会不顾北宇的利益一定要将自己的表妹送进监狱呢。你若管多了，谁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来，我只庆幸，北宇没栽

在他手里，不然，非败了不可。”

曲靖昆沉默了一会儿，说了句公道话：“妈，笑笑毁掉了哥的孩子，虽然我反对公司之间的对抗，但个人责任还是要追究的。”

“你呀，孩子已经流掉了，就是把常笑枪毙，孩子也回不来。他若真的在意亲情，就该放过常笑，毕竟她是他表妹，就该接受正天的割地赔偿，毕竟北宇是他的心血，现任总裁是他弟弟！”曲夫人教训儿子。

曲靖昆没再说话，他只觉得前面是个泥潭，他有种越陷越深的感觉，可是，他无力自拔，就让它淹没吧！他已渐渐触摸到了绝望。

当天晚上，曲江山去了曲宫，只见别墅里张灯结彩，喜气洋洋，很多人还在忙碌着装饰庭院。

曲江山走进大厅，看见曲靖天正在吃饭，对面坐着叶果果，曲靖天见他进来，理也没理，舀了两碗汤，他一碗，叶果果一碗。

“靖天，你不能和她结婚。”曲江山没计较这些，他今天一定要和大儿子心平气和地谈一谈。

听闻此话，叶果果仿佛没听见，从容地舀了一勺汤送进嘴里。

“哦，说说理由。”曲靖天倒是抬起了头。

“曲家在上京城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，叶果果身份低微，与你不相配。”曲江山对叶果果已很不满意，不再考虑她的感受，直白地说出理由。

“我记得金燕子家境更贫寒，怎么你又娶了，莫非你不是曲家人？”曲靖天好整以暇地用纸巾擦了擦嘴。

曲江山气得想拍椅子，可还是忍住了：“此一时，彼一时，那时北宇没这么大，我也没有掌管北宇，无须管那规矩。”

“原来所谓的规矩只针对别人，自己不需要遵守。”曲靖天笑起来，“你不要忘了，我也没有掌管北宇，如今我也是一介游民，与果果正相配。”

“靖天，你回北宇吧，不要负气，帮你弟弟把公司打理好。北宇是你们两兄弟的，目前他只是暂时管理，只要你离开叶果果，你就不会做糊涂事，明年，你还是北宇的总裁。”

“你有这精力劝我，不如去帮靖昆把公司打理好，也好证明自己的

眼光终于对了一回。”

曲江山觉得自己的血压都上升了，又是眼光！又是眼光！老的说他眼光有问题，少的说他眼光有问题，他从来不觉得自己眼光有问题！

曲江山把眼神投向了叶果果，冷漠地说：“叶果果，你离开靖天吧，什么条件你提，我尽量满足你！”

叶果果放下了筷子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这年头怎么有这么多人让我提条件呢？走了个老的，又来了个老的。好吧，我就提条件了，你听好。”她转过椅子，一双清澈的大眼睛看向曲江山。

“你说。”曲江山更加看不起这女孩，她如果拒绝，他可以勉强看作一种骨气。

“我要北字，你给吗？”叶果果脸上浮起一个促狭的笑。

曲靖天大声笑出来。

“叶果果，你！”曲江山无法淡定了，猛然站起来，手指叶果果。

“是你要我提的。”叶果果耸耸肩，事不关己。

曲江山觉得眼前这个女孩太嚣张、太不可理喻了，没法谈！他重新将目光转向儿子。

“靖天，回公司吧，不要这么僵持下去，一家人总归是一家人，你若一意孤行，我可以在这里告诉你，你的婚礼曲家没一个人参加！”他的语气加重。

曲靖天嘴角勾起，脸上惊讶：“谁要你们参加？你想多了，我就没想过请你们参加。另外，我还真不想和你是一家人，请吧，曲老先生。”

“你！”曲江山气得胸膛剧烈起伏，指着曲靖天的手抖个不停，嘴唇更是急剧颤动，一个“你”字说出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“将曲先生送回去，免得发病了栽到我头上，金燕子的手段可不容小觑啊。”曲靖天淡淡地说，立即有一人上前，半扶半拖往曲江山往外走。

曲江山只觉得血气往上涌，真有发病的感觉，他强制自己镇定，然后甩开了那人的手：“我自己走，靖天，你会后悔的！”

“不送。”曲靖天冷声逐客。

婚礼就在自家别墅举行，曲靖天只请了圈里一些朋友。

叶果果把自己放在木偶的位置上，随他摆布，因为他不需要征求她的意见，自礼服到首饰，全有人送上门，不需要她走出去。只要她走出别墅一步，必定有两人寸步不离地跟着，叶果果对自由失去了兴趣。

她被曲靖天牵在身边，穿着轻柔的白色婚纱，裙摆缥缈而悠长，在身后轻轻扬起，如天女下凡，脖子上的蓝钻石发出雅致而宁静的光，腰细如杨柳，上面扶着一只大手，宛如杨柳倚靠着大树生长。

大手的主人穿了一身白色西装，眉眼间笑意满满，两人从楼上下来，大厅里客人热烈鼓掌，言语里充满真心的祝福。

冷婵眼睛有些湿，这对人，一个强势，一个倔强，就这么扭到一起了，而她自己，这么多年的执着，依然茫然，不知归路，也许该有个结果了。

宋小北似是心中亦有所感，伸手握住了她的手。

李小沫睁大眼睛看着叶果果，露出羡慕之色：“这衣服太漂亮了，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新娘。”

“你想要吗？”齐国问。

“不要。”李小沫摇摇头，“我那儿结婚都穿红衣服。”

齐国在李小沫头上摸了一下：“真傻。”语气不知不觉带着宠溺。婚礼只是象征性地进行，没有誓词。

因为曲靖天知道，如果有人问叶果果愿意不愿意，她的答案必定是不愿意，如果要交换戒指，她必定不会给他戴上戒指，于是，他将一切程序都省略了。

叶果果表情淡然，没有抗拒，也没有欢喜，除了向各位客人点头，再无语言。当婚礼的最后一拨客人到时，她脸上有了淡淡笑意，来人竟然是伍元贞，他身边站着逃婚的杨怡。

伍元贞面容黑了一些，但精神极好，他仔细打量了一下叶果果，暗中叹了口气，礼貌地轻拥，在她耳边说：“要开心，要保重。”

杨怡笑着说：“在报纸上看到你们结婚的消息，我们便马不停蹄地往京城赶，中间差点儿出了一次车祸，终于让我们赶上了，我看见了最美的新娘。曲大，我可以抱抱新娘增点儿漂亮和喜气吗？”

“不要抱太久了，我会吃醋。”一句玩笑话让曲靖天说得无比认真。

众人大笑。杨怡抱住了叶果果，真诚地说：“愿你快乐。”

她知道这桩婚姻里叶果果的无奈，可是她没有立场说什么，因为她帮不了，唯有祝她快乐。

快乐与幸福不是同义词，它们的范畴不一样，前者可因一人一事一心情而开怀，后者基本建立在婚姻上。她不知道叶果果以后的婚姻会不会幸福，但她可以快乐，无须依靠一个男人。

叶果果有些动容，她知道他们懂她，这满屋的客人，只有他们是她的朋友，是专程来祝福她的。她真诚地说：“谢谢，我会的。”

杨怡说起和伍元贞认识的经过，原来她离开上京后一路南下旅游，在张家界的时候，她加入了一个旅游团，看见里面一个傻青年，导游介绍买什么就买什么，贩子说多少价就掏多少钱，她看不过去了，忍不住去开导他，这一开导，才知道他也来自上京，再一深入了解，原来她逃婚的对象是这人的表哥。

杨怡说话很风趣，很多人微笑，伍元贞也不打断她，边听边笑。

最后杨怡总结陈词：“我们成驴友了！”他们打算继续南下，好景点还没游完。

后来伍元贞跟叶果果说起伍元葵，说她现在很用功，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。

叶果果回忆起那个娇蛮的小公主，不禁笑起来，好像过去了几十年一样，谁知让人一提起，才不过一年多。是她自己老了啊。

临走时，伍元贞悄悄给了她一个电话号码，留下一句话，不管日后有什么事，他都愿意帮助她。好像又怕她误会什么，解释道，这是他妹妹伍元葵的交代。

婚宴进行到十点的时候，又来了两个人，但很多人不认识他们。

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掏出一个礼盒，说这是常迪夫先生给叶果果小姐的结婚贺礼。

精致贵气的雕花黑木盒让人眼眸一凝。

来人正欲打开，叶果果拦住了：“心意收下，礼物带走。”

来人面有难色，犹豫地看着曲靖天。

曲靖天沉吟了一下，说：“你先拿回去，回头我会跟常先生解释。”话虽温和，但不容置疑。

那人迟疑片刻，终于拿着礼盒离去。

第二个人年龄有些大，五十来岁，布襟大褂，管家模样，他手上的盒子有古朴陈旧之感，可眼尖的人一眼看出那个盒子是上好的黄花梨木。他慢慢打开了盒子，突然金光一闪，一对精美绝伦的凤钗出现在眼前。

来说这是曲一湘老先生送给叶果果小姐的结婚贺礼。

曲一湘？叶果果看了一眼曲靖天，正欲拒绝，曲靖天愉悦地笑起来，抢先开口了：“余伯啊，原来我爷爷还记得给他孙媳妇送礼。”

旁边有人笑：“这礼可有点儿大，早就听说曲家有一对翡翠凤钗代代相传，以为只是传说，今日总算得以一见。”

曲靖天拿起凤钗，仔细看了看，又看了看叶果果的头发。

叶果果毛发顿竖，不能淡定了，他不会真的想把那古老的玩意插到她头上吧？

曲靖天摸摸下巴，说：“可惜头发有点儿短。”语气颇为遗憾。

他收起盒子，拉着叶果果谢过余伯，余伯点点头，飘然而去。

后来，宾客大多散去，叶果果穿着高跟鞋站得累了，曲靖天送她去了卧室，然后去了书房，里面，宋小北和齐国在等他。

“你们准备好，随时收购。我已打电话让宁远秘密回国。”曲靖天叮嘱两人。

“宁远只怕资金不够，他们在国外融资失败导致生意陷入低谷。”齐国提醒道。

“我给了他三十亿。”曲靖天说。

齐国和宋小北迅速对视了一眼，都看到了彼此眼睛里的震惊。

“我明天一早就走，在我走的这段时间里，你们一定要密切注意。另外，也要留意你们自己。”

“我们留意什么？”齐国不解。

“我怀疑果果不止进入了北宇和正天的系统，也进入了你们的系统。”曲靖天说得很认真。

“不用留意，她早已进过了。”宋小北笑道。

“什么？”齐国跳起来。